

在这美好的时节,我们一行人又再次来到了独龙江,回到这个让我们多少次魂牵梦绕的地方。为什么对此地如此眷恋?是因为我们这一行人里,有在独龙江工作了20多年的老李,有30年前在独龙江当了10年兵的老邓,开车的小刘师傅也是十几次进入独龙江。

越野车沿着独龙江公路飞快行驶,扑入车窗的景色,使我萌生一种全新的感触。沿途的风景历历在目,恍如隔世,只是,不变的是风景,变化的却是工程建设带给独龙江的新气象。如今,柏油路已经连通,高黎贡山隧道已经打通。独龙江公路边上,初雪落在草茎上,草的青黄、水的清凉、雪的洁白、树的黄红交相辉映。我们醉在自然景色里,想起以往进入独龙江的艰辛,再想到现在交通如此便捷,不由得感慨,独龙江变了,实在令人振奋!

刚到回头湾,车尚未停稳,帮扶办的同志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介绍起上海市对口帮扶的情况。他指着对面山坳里兴奋地说:“看,那片新房,就是上海民委的对口援助资金修建的!”

独龙江从跨越中走出来,又走向新的跨越。昨日原始落后、苦楚辛酸的山村,如今是那么绚丽、那么鲜亮、那么明媚。独龙江两岸,既现代化又保持着民族性的村寨随处可见,小康不再是独龙人难以实现的梦想。

说话间,我们来到普卡旺,山风拂过,河水潺潺,步行的栈道掩藏在青山中,休闲的亭子、戏水的平台、宽敞的停车场,令人眼前一亮。在上海民委驻滇对口帮扶下,为村民建了两栋房子,一栋用于安居,一栋用于旅游接待。村里的一位阿姨告诉我,这几天她家的客房天天有人住。来到龙元,村民已大部分搬进新房。进入一户农民家中,沙发、电视柜、冰箱一应俱全,窗帘用的是自己编织的独龙毯,显得颇具民族特色。女主人骄傲地告诉我们,家具是用她们家卖草果、花椒的收入,花了8000多块钱从县城买来的。来到迪政当村,整个村的布局充满了现代感,房子一幢靠着一幢,一样的造型、一色的外墙,在骄阳的映照下,村庄显得那样美丽。村公路是一条用水泥建成的宽阔的平坦大道,一条小溪穿村而过,形成了青山环

再回独龙江

□李勇(独龙族)

抱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。村长介绍说,村寨的建设打破了原有土地的格局,但村民都很支持,靠自己的双手和建筑队的工人一起把一幢幢新房建起来。

在去巴坡村的路上,老邓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在独龙江当兵的往事。在马库村,一个独龙族小女孩误食了野生芭蕉芋而中毒,父母都以为女孩死了,准备下葬,老邓赶到,摸到女孩的脉搏还有微微的跳动,连忙喊来卫生员救了小女孩一命。女孩父亲跪着说,老邓就是女孩的再生父母。还有一次,一个小男孩在独龙江边玩耍,被山上滚下的木头砸伤了大腿,卫生员和老邓及时赶到,卫生员一看到皮开肉绽、露出白骨的小男孩的腿,就因为晕血症昏倒了,老邓只好简单包扎后抱着小男孩跑到卫生所,救了小男孩一命。这样的故事,在老邓10年独龙江军旅生涯中不胜枚举。来到巴坡村的部队老营房前,眼前的这幢老营房就是当年老邓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建造的。30年过去,重回营地,怀念老战友的心情可想而知。老邓轻轻抚摸已陈旧的门窗,眼眶里含着泪水。看着老邓的背影,镌刻在独龙江巴坡老营房上那句被一代代边防军人践行的话——“扎根独龙江、一心为人民”,让我感慨颇深。

日影西斜,我们来到了老县长家,正巧媒体采访团来到独龙江采访老县长的事迹。温暖的火塘边,老县长和记者们讲述了独龙江发展的艰辛历程。说到独龙江的转型发展巨变,老县长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火塘边,乡亲们开始唱歌,那飘逸出的歌声,像一支深情的赞歌,像一首优美的情诗。这是一个民族发自内心对祖国母亲的感恩。这歌声在苍穹和峡谷中回响,在独龙江群山夜空中回响,在奔流的独龙江里回响,在独龙人的内心深处回响。

离别总是让人伤感,我们一步三回头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烘托了独龙江的厚重,群山被绵细雨浸洗得青翠欲滴。伫立在独龙江开昌瓦广场上,看到了被设计成飞鹰形象的独龙族博物馆。鹰击长空,独龙人将和全国人民一道,用艰苦奋斗的精神谱写更加美好幸福的明天。

时间的玫瑰

□杨秀廷(苗族)

开关,流淌成一条静谧的河流。

二

在徽州的日子里,我读到了一册有关徽州的诗词选集,其中有两首描写黟县的诗作,都是用高远、空灵而又描绘现实的笔法,表达了对这片神奇土地风淳俗美的钦慕之情。一首是南唐诗人许坚的《入黟吟》:“黟邑桃源小,烟霞百里宽;地多灵草木,人尚古衣冠。市向晴时散,山经夜后寒;吏闲民讼简,秋菊露溥溥。”另一位诗人——南宋的陶庚,是陶渊明三十代孙,步履先祖遗踪,出游遍览山水,至黟南琳琳山,爱其山水奇胜,风俗淳古,遂卜宅居之。其《卜宅》云:“卜宅南山下,依然气象新;地钟淋沥秀,俗爱古风淳。怀德多君子,论交有善人;故乡今不问,从此结茅邻。”有意味的是,两位诗人所推崇的“吏闲民讼简”、“怀德多君子”的境界,道出的都关乎文化追求、文化精神,这样的梦往神游美得如时光的叹息。

我们在婺源县城寻访熹园时,意外地遇到一条“锦屏路”。这让我这个从贵州省锦屏县来的游客,在心里萌生出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情愫。走过去看看,这条“锦屏路”不仅绿树成荫、景致宜人,而且一端靠近婺源县政府,一端与“才士大道”相交,并连通“朱熹大道”,繁华而雅致。我向当地人请教,这“锦屏路”是否与明清时期婺源木商到“苗疆”锦屏贩木有关?他笑着说,保存在婺源博物馆的地方志和族谱有很多关于婺源木商“贩木苗疆”的记载,但不知道“锦屏路”所指的是否有纪念徽商与锦屏县的关系,就算是巧合,也是历史与文化的巧合,是缘分。

徽商与大西南崇山峻岭中的贵州省锦屏县,确实有缘分。

徽州流传的一首民谣唱道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。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”徽州古地少人众,据康熙《休宁县志》记载,“徽州介万山之中,地狭人稠,耕获三不赡。”明清时徽州民生之计实在艰难,“大抵徽俗,人十三在邑,十七在天下”。徽州男儿奔向天南地北,智慧谋生,艰辛经营,磨砺出一部部漂泊异乡的心灵史,也逼出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书写的徽商。当锋锐的日子被生活磨钝,当苦欢与甜愁浸透怅望乡关的一个个日子,人们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变得更丰厚,更深沉。这样的含泪歌唱,安抚了生活,抚慰了那些颠沛流离的生命际遇。

徽商的影响力,徽商精神的播撒,在贵州省清水江流域的苗村侗寨,早在三四百年前就有了回应。

清水江中下游锦屏县的古代木商码头“卦

一个普通家庭的70年

□余继聪(彝族)

我的家乡在楚雄。100多年前,因为贫穷,一批批的家乡人远走滇西南的保山、德宏等地,甚至到缅甸讨生活。这样的行为叫“走夷方”。“走夷方”的人,常常有死于兵灾匪患、强盗流氓、瘴疠瘟疫、山崩洪涝和泥石流的可能,只能把命运交给卡瓦格博雪山、高黎贡山上倏来忽往、瞬息万变的云雾。

外婆生过7个孩子,母亲是老五,出生于1951年底,差不多与新中国同龄。母亲前面还有4个哥哥,均因为生病发高烧而先后夭折。看着4个儿子一天天躺在床上发高烧,极度贫穷的外公外婆一筹莫展。家里没有一文钱为儿子看病抓药,也没亲戚朋友可借钱,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,眼看着4个儿子一个个离去。

祖父到底是教过书,算是个知识分子,给父亲他们四弟兄分别取名为“金”“银”“富”“有”,满怀对富裕、好日子的期待。据老人们说,大伯父余化金,早年曾参加解放军,参加过滇西康藏地区剿匪斗争,还当过军官,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回家务农了。二伯父余化富,曾就读于昆明工学院罗茨分校,后来学校被撤销合并,他跟着辗转读书,毕业后跑回了家里。后来他参加过解放军,驻扎在大理,转业复原后又当了农民。三伯父余化富,也参加过解放军,转业复原后当了农民。父亲余化有,出生于1951年底。上世纪60年代末,他曾参加过九龙甸水库等楚雄水利工程的建设。他后来结识了许多知青朋友,跟着他们一起读书、谈文学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们家一直是住在一

幢茅草房里。每当雨季来临,真的是凄风苦雨愁死人。那时候,家里面摆满了水桶、油缸、瓶子、坛罐、脸盆,叮叮咚咚,哗啦啦,接屋顶漏下的雨水。不一会儿就接满了,得赶紧倒出去。屋外暴雨如注,乌云滚滚而来,全家人内心都十分绝望。

改革开放初期,我们家的日子就翻了身。1983年冬天,我们家盖了4间崭新的大瓦房,还有很大的一个院子,一家人欢欢喜喜入住。很快地,村村寨寨的人们都陆续盖了大瓦房。但是瓦房经风吹日晒雨淋,每年雨季一来,也还是会有一两处漏雨,还是得为接漏下的雨水发愁。

紧接着,我们家又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。乡亲们每天吃完晚饭,就早早来到我们家等着看电视剧。那时候播放的电视剧是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等,大家都很爱看。不久,我们家又买了录音机、缝纫机、沙发,父亲还买了上海牌手表,并先后买了永久牌、飞鸽牌两辆自行车。而这些东西,很快就在我们村和附近村寨流行起来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我们家在村里又率先盖了一幢两层的砖混结构的小楼,每层100平米,并且刷了石灰,再也不用为下雨发愁了。在以前,每年过年前,为了美观和营造喜庆气氛,我们小孩子常常挑着木桶,扛着锄头,去离我们村几公里的红土坡村的山坡上挖白泥巴,挑回来刷墙。那时候,老家乡间,没有人买得起石灰刷墙。



寻芳撷春香

□谭成举(土家族)

瑰宝。它不仅有木本茶叶的清香,还特有自己的回甘味。藤茶富含黄酮素,是医药中的宝贝,具有软化血管、恢复动脉血管弹性、改善血管通透性的作用,难怪这里的人们都那么爱饮藤茶。

还有很多东西,比如野芹、青蒿、白蒿、水莽等,都是不得不采的。它们嫩绿、鲜香,能不让你心痒心动吗?下到田里,去逮几条野鳝,与野芹烹制,那可是神仙也难享受到的美味呀。用青蒿拌上糯米、野葱、豆干、腊肉、花生、核桃等,蒸成土家社饭,在春社日祭祀祖先,更能让你饱餐一顿。用白蒿、水莽分别做咸蒿子粑粑、水莽粑粑,那色、那香、那味,无时不诱惑着你。

这是采挖的最佳时节。是的,竹笋不能不挖,折耳根不能不挖。从竹林边走过,那刚刚露出头来的笋尖,散发出嫩嫩的馨香,一下子就将你牵引过去。那笋刚从壳中剥出来时,白白的,嫩嫩的。折耳根刚冒出紫色的星星点点的嫩叶。野葱也不能随意放弃,它们全身都是宝呀!你只要伸出锄头一挖,那浓浓的香味立马就会四散开来。洗净沥水,趁鲜炒着吃,口感鲜美、香气扑鼻;晾干后,入坛腌制,又另有一番风味。

大山赐予的东西实在太多,多到你目不暇接。这让人回想到从前,那时候,人们飢肠辘辘,大山的馈赠应对不了人们的索取,大山里的东西天天被人采撷得几无可采。两相对照,已成天壤之别:以前的采撷是为了果腹,是为了生存,而如今的采撷,却是为了美食,是为了健康,是为了生活出质量。

是的,在这里,你只要走出家门,就能一路把春香采撷回家,把快乐采撷回家,把不一样的生活采撷回家。

